



内蒙古
当代文学丛

朋斯克中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朋斯克中短篇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PENGSIKE ZHONGDUANPIAN
XIAOSHUO XUAN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朋斯克中短篇小说选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5 字数:260千 插页:5

1986年12月第一版 198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78 每册:2.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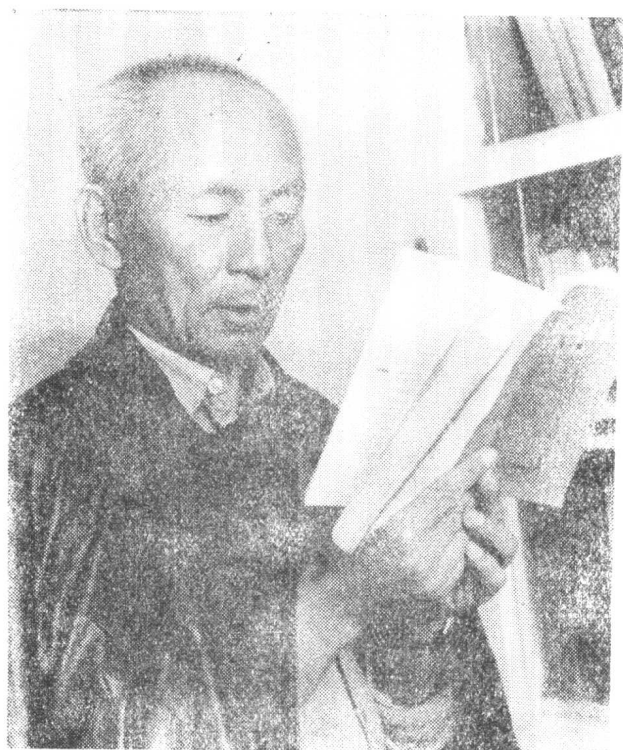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 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朋斯克，当代蒙古族作家，共产党员。一九三〇年生于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骑兵第一师当过宣传队员、文化教员、通讯干事。转业到地方工作后，在内蒙古日报社、科尔沁报社担任编辑、记者。一九六〇年入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文艺研究班学习四年。现任内蒙古文联委员、作协分会理事，《草原》文学月刊社副主编。曾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分别出版过《金色兴安岭》、《桃汛时节》两部小说集。其中《金色兴安岭》获一九五七年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学创作二等奖；《没有枪的战士》获内蒙古文学创作一九八一年二等奖；《“巴拉干仓”下乡记》获内蒙古首届索龙嘎奖一九八五年三等奖。

老矣山下

一九四六年集文

多迎着酷热的风，吃力地往前走着，大粒的汗珠滴进滚烫的沙漠里，在车路印旁留下几条小小的痕迹。然后和牛马聚拢成一堆，靠过来，贴在马的脖颈和屁股上，贪婪地吸着气。

骑着马走在最前头的小队真迅
捷，斜坐在红球铁炮炮筒身鞍上，
很用劲地喘着气；闷热的东南风使

$$14 \times 15 = 210$$

1948年4月25日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作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与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的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老将，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的一批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的荟萃。丛书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也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瑰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五月

目 录

金色兴安岭·····	1
千里姻缘·····	53
老头山下·····	57
遥远的往事·····	70
没有枪的战士·····	79
打狼·····	95
小师傅·····	105
雷雨之夜·····	113
公牛顶架的时候·····	128
坠马崖·····	134
桃汛时节·····	139
第二次胜利·····	152
风雪灰腾山·····	165
在腾格里沙漠的边缘地带·····	179
牧人之家·····	193
一场斗争·····	202
布勒呼穆河·····	213
伙伴·····	221
长夜·····	233
公安局长·····	245

“巴拉干仓”下乡记·····	269
绣花烟荷包的坠子·····	279
二十年以后·····	293
奶食品的轶事·····	313

金色兴安岭

—

太阳暖融融地照在乌珠慕尔沁山地——兴安岭的支脉上，象涂上了一层金黄色。软风一阵阵拂着海浪般的草丛，发出沙沙声响。浓厚的野草芳香中，还夹杂着稍许的硝烟味。南边不远的地方燃烧着熊熊野火，烧红了半边天，乌黑的烟雾染黑了低空的几朵白云，使这空旷荒凉的山地构成别致的景色。遥远的什么地方清脆地响了几下枪声，便完全寂静了，金色的山地间越显得静荡荡的。

南山坡上出现了二十多个骑马的杂色队伍，左右两边有几名押队的军人。杂色队伍中有穿纯乌珠慕尔沁式镶红边白皮大袍的，有穿焦黄色带头兜的国民党军大衣的，也有穿黑布短袄的，也有穿喇嘛衣裳的，一个个无精打采、东倒西歪地坐在马鞍上，无可奈何地走着。

“看情况，战斗已经结束啦。这样走多咱能赶上连队？快走吧！”骑高大枣红马押队的一个军人，对旁边另一个战士说。

“这帮家伙给脸不要鼻子，顶着屁股一个劲儿赶还慢吞吞的。你领，我赶吧！”

“对，额尔德慕图。你在旁边注意监视。凭我这匹枣红马，不把这些家伙领的脖子伸一丈二尺长那才怪哩。”他泼刺刺地纵

开马驰到队伍三角线上，绷着颧骨高高的圆盘脸，大声喊道：

“大伙伙听着，我命令你们赶快跟着我走！战斗已经结束啦，赶上连队以后，你们可能见着你们头儿包俊峰。”接着，把翻面红马靴后跟一磕，枣红烈马旋风似地狂奔开去。那军人右手持缰绳，挥舞着左手，不断向后命令：“跟上！跟上！”

离连队老远，枣红马象久别重逢一样，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珠瞧着它熟识的许多战马，高声嘶鸣起来。坡顶上许许多多人马中，一匹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立刻响应了嘶鸣，并且旋风似地一转，把坐在它背上聚精会神擦战刀的主人，掀翻在地上。这黑凛凛的大个子暴躁地跳起来，狠狠地举起拳头要揍，可是他没舍得打，拳头举到半空又慢慢落下了，爱惜地骂道：“枣红马是你干哥哥咋的？离开几点钟工夫就想的这么不要命！”

“巴特尔^①是你们班长，枣红马也是你们班马匹的班长，它为啥不想呢？我看黑马比你还有感情，哈……”一个战士打趣地说。黑大个子却不理会，牵住披散鬃毛的大黑牡马，照旧聚精会神地擦那把战刀，一面瞧着刀面上刻的几个字，得意洋洋地说：

“好快刀，砍胡子脑瓜就象切西瓜，咔嚓一声就下来了，比咱们哈尔滨工厂造的还好咧！”

把俘虏队押到近处，巴特尔纵开枣红马驰过来，敏捷地跳下马便放开了缰绳。这久经征战的枣红马也不乱走，驯服地到大黑牡马跟前互相嗅着。巴特尔走向前，笔直地挺着腰，马靴后跟砰地碰到一起，敬礼说：

“报告连首长，战场打扫完啦，收容了二十三个俘虏，缴获十四支步枪，一挺加拿大轻机……别的胡子都漏网啦？”

“不用提啦，几百个胡子跑到这疙瘩，一伙两伙散着都没影啦，哪边都没追上，只打死、抓住了十多个胡子。”一个顾长漂

① 巴特尔：蒙语，“英雄”。

亮的青年军人带点忧郁的神气答道。旁边另一个挎着驳壳枪的不高不矮的中等个子军人，蹲着身子吃力地看地图。

“指导员，我寻思把胡子都消灭完了呢。唉，好容易找到，又漏网了……”

“哈……不要紧，”指导员说，“胡子虽然没全部歼灭，可是也够他们呛。我还没告诉你，我们追到这儿，把胡子唯一的重火器马克沁重机枪、八二迫击炮也缴啦，把胡子参谋长王铁山也打死啦。”

“呵，把王铁山打死啦？好呀！好呀！在哪儿？我去看看！”

“班长，在坡底下呢，我领你去看。”一个十七八岁脸蛋红红的汉族小战士，用他杂拌蒙古话说着，使劲拉住班长巴特尔的手往前走。

“小李，你怎样呵？打死了几个，抓住了俘虏没有？”

“没有，副班长也象你，尽叫我安马桩子，要不，我真要抓他几个狗养的。班长，冲锋时候，我捡着了一把胡子扔的日本战刀，那刀可好啦，要是你的手没有毛病我一定送给你，刀上还刻着‘诺门汗战争^① 凯旋纪念’。指导员说是小鬼子给参加诺门汗战争的伪满军官发的纪念，哈尔夫^② 可乐坏啦，他用那刀还砍死了一名胡子炮头^③……”小李热情地跳蹦着说个不了。

巴特尔兴冲冲听着小李讲，猛地站住了，脸色有点异样，问道：“你说什么？那把刀上有‘诺门汗战争凯旋纪念’的字？”小李觉得他的神色很奇怪：“班长你怎的哪？”

素来沉着的巴特尔立刻拐转了念头，心里想：“哪有这么巧就是那把刀呢，参加诺门汗战争的伪满军官当反动派的不‘老鼻

① 诺门汗战争：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进犯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诺门汗，遭到全部溃败。

② 哈尔夫：蒙语，“黑小子”。

③ 炮头：胡子队里打前卫的惯称。

子’吗？”便笑着对小李说：“没事。我右手为什么没劲儿，为什么不使马刀？知道这个你就明白个大概了。”

“你右手不是在去年辽沈战役上挂彩的吗？和这刀有什么关系呢？”

“不是，这里有一段小故事，以后有工夫再讲给你听。”

他们继续往东走，跨过了一个秃脑瓜的胡子死尸，那家伙光溜溜后脑勺朝上，死劲地啃了一嘴土。又走了几步，小李指着一个穿黑缎子长袍的死尸说：“过去，就是这小子杀害了老向导的儿子！”

“这么说，那个老大爷乐坏了吧？”

“可乐坏啦，小胡子都翘起来啦。”

“哈……”

又走了几十公尺远，便见了王铁山死尸，王铁山的脑瓜全炸飞了，剩下个光脖子，只能从他穿戴上看出与众不同：绿帆布美式上衣，跑裤式的下衣，乌黑油亮的高腰美式胶皮鞋。巴特尔骂了一声，狠狠地踢了一脚，把他翻过来，死尸的两条长腿却很自然地成了“罗圈”。巴特尔反复摆弄，老弄不直。再仔细瞧了瞧附近，突然向小李说：

“假的！我看这王铁山是假的！”

小李吃了一惊：

“怎么是假的？”

“哼，怎么是假的？你说王铁山是汉人是蒙古人？”

“当然是汉人啦。”

“哪里的汉人？”

“指导员不是说过关里的人嘛。”

“小鬼，这就是了，关里的汉人尤其是象王铁山那样住大地方的人，不可能有罗圈腿，这明明是从小骑马长大的草地人。”

“我不信，王铁山不是一九四七年到乌珠幕尔沁的吗？骑几

年也能成罗圈腿的”

“你这人，真是！我们从一九四五年当骑兵，怎么没成罗圈腿呢？再说，他的脑瓜炸没了也有问题，你们在这里抛过手榴弹没有？”

“没有，六〇炮可没少打。”

“这，越露馅了，你看看！”巴特尔指着只动了点地皮的爆炸点，又证明说：“六〇炮就这么点弹坑吗？可能是胡子自己用手榴弹炸死的。胡子在这儿抵抗了多久？”

“就这个坡上抵抗的顽强，足有一个多钟头。莫尔根班长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一定是一面抵抗着，一面研究了花招，咱们赶快回去向连首长报告吧。”

他俩急忙赶回来。这时连队已经架好帐篷了，没摊上勤务的人，都已呼呼大睡。巴雅尔^①副连长正伏在一张铺在马鞍上的军用地图上打盹，地图揉成一团。巴特尔大声喊道：“报告副连长，有了问题。”巴雅尔吃了一惊，连忙抬起头来，睡意朦胧，糊里糊涂地问道：“马跑了？快派几个人赶回来。”小李和巴特尔忍不住嘻嘻笑起来，想道：“连长调到团部，副指导员到师部去受训，就剩他和指导员，真辛苦呵！”

巴特尔说：“马没跑，都吃的好好的，我报告另个新问题。指导员呢？”

“他了解俘虏情况去啦，喂，什么问题？坐下来谈谈。”

巴特尔和小李坐下来。巴特尔把情况谈了以后，巴雅尔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好奇地眯着眼睛叫进来正在收拾鞍子的通讯员说：“快去！快去！告诉指导员，说有要紧事商量。”一边啧啧地赞叹似地对巴特尔说，“你当侦察班长不到两个星期，业务搞的

^① 巴雅尔：蒙语，“喜”。

不赖呵，发现了新问题。”

政治指导员察干^①带着锵然的马靴声，急速地走进帐篷来。

“嗨，巴特尔和小李在这儿哪，必定侦察到了重要问题。研究这帮俘虏队可有兴趣啦，团政委说包俊峰胡子是内蒙古反革命势力最后残留的杂种产儿，真符合，不到四十个俘虏中，你说有哪些地区的人哪？有兴安盟的，哲、昭盟的，锡、察盟的，还有一个伊克昭盟的呢。这里有日伪军官、逃亡地主、反动牧主、兵痞子、受骗的农牧民、听谣言失足的喇嘛。抓住胡子包俊峰以后，那肯定的，类型更要多，那时候我主持着开个内蒙古反革命分子展览会，哈哈……”察干政治指导员兴高彩烈地准备说下去。

“指导员，巴特尔他俩发现了被打死的不是真王铁山。”巴雅尔打断了他的话。

“什么！不是真的？”

巴特尔把情况又谈了一遍。察干踱着步子沉思了一会，咬着牙严峻地骂道：“哼！这伙该死的土匪！倒使起‘金蝉脱壳计’来啦。对，我和副连长再到现场去检查一下，肯定是可疑的话，这倒没什么了不起，我们不是有三十多个‘舌头’吗？巴特尔，你去俘虏队好好地了解了解。”说完便和副连长走了。

巴特尔刚到俘虏队第二号帐篷跟前，就听得见哈尔夫在厉声叫骂：“混蛋家伙，这不是在国民党军队里，又不是包俊峰胡子队，你摆什么臭架子，你再打一下，我就宰了你。”巴特尔进去一看，哈尔夫抽出新缴获的水银般明亮的日本战刀，叉着腰恶狠狠地盯着蹲在帐篷角落里一个家伙，那家伙把头深深地缩在国民党黄色大衣领里，一动不动。另一个浑身油污穿红色皮袍的黑喇嘛，捂着晒成黑棕色的大脑袋，正呜咽不休。原来哈尔夫给俘虏送来了饭，他又到另一个帐篷去的时候，这伙经过一场战斗又饥

^① 察干：蒙语，“清白”。